

一个愿耗尽家财，一个愿捐献肾脏

疾病见证爱情，他们是夫妻也是“战友”

文、图、视频：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陈炜



长达42年的婚姻里，凌德忠与李月娥一直相互扶持。

1月12日，益阳市南县华阁镇。斜靠着座椅，64岁的李月娥翻手卷起衣服，露出腹部左侧一条细长的疤痕——这，是她在全家人的反对下，坚持“留下”的。

13年前，病重丈夫苦等肾源，李月娥捐出了自己的左肾。在夫妻两人已持续42年的婚姻里，李月娥说，她最先学会的是感恩。多年前，她也曾罹患重病，是丈夫和公公婆婆掏光家底为她治疗。

在2016年，李月娥又被查出患上了帕金森症，2018年，凌德忠的病情再次恶化。尽管生活的打击一重接着一重，但疾病没有让夫妻俩“大难临头各自飞”，他们始终牵手，保持斗志，共度波澜。

“少来夫妻老来伴，他要是走了，我一个人活着也没意思。”相濡以沫、相互扶持，是这对朴实夫妻传递给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的真实情感。

丈夫生病了，“求生之战”打响了

清晨6点的天空，黑蒙蒙一片。李月娥做好了早餐，丈夫凌德忠往嘴里扒了几口饭菜就匆匆出门，搭上最早一班去往县城的大巴。

两年前，凌德忠的两个肾又出毛病了，肾衰竭。从那以后，每周二、五前往医院的透析治疗，成了他的“固定项目”，每次4小时。

“我的命是妻子给的，现在能稳住病情我就很知足了。”回到家的凌德忠频频舔舐着嘴唇，断断续续的回忆中，他的思绪回到了15年前的那场剧烈变故。

2005年1月，凌德忠发现自己时不时地口干、乏力，“经常连喝几杯水也不解渴，躺床上休息怎么也睡不够”。他到附近的小医院看病，医生说“是胃病，要按时吃药”。可几个月下来，药吃了不少，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血压值还飙升到190mm/Hg。直到后来，他去了长沙的大医院，才被查出是慢性肾炎。

同年7月，经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诊断，凌德忠的病情已经恶化，病变为肾衰性尿毒症。医生说“最理想的治疗方法，只有换肾”。

可对于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，十余万元的换肾费用是无力承担的。凌德忠不得不打消换

肾的念头，选择保守的透析疗法。可即便这样，生活还是过得愈加紧巴。

“每隔三四天就要做一次透析，要是间隔时间太长，就会危及生命。”对于凌德忠来说，长达一年多的无休止的透析治疗，就像无底洞般吞噬着这个家庭的每一点收入。

“我是个木匠，妻子务农，还要养活4个孩子。”凌德忠回忆称，那时候，全家一年下来吃肉的次数“一双手就数得清”，孩子逢年穿新衣的福利只有大女儿独享，“其他三个孩子只能穿剩下的”。

长时间的透析治疗，让凌德忠的力气还没有10岁小孩大。生活的重担，全压在李月娥身上。

弹棉花、摘油菜籽……那段时间，李月娥拼了命地干活挣钱，但微薄的收入还是不够丈夫的透析费。

“这样治下去迟早会把家里拖垮。”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李月娥决定向亲戚朋友借钱，为丈夫换肾。挨家挨户地借，12万元的移植手术费用，李月娥总算凑齐了，但丈夫的肾源在哪里？

“他是O型血，这种血型的人虽然多，但需求量大，肾源反倒最紧张，很多病人到死都没有等到。”李月娥说。

“给你一个肾，我们都会好”

“为了他，我什么事都能做。”李月娥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她和丈夫同年出生，两人17岁时就经人介绍认识，“我们谈了5年恋爱才结婚，感情肯定深”。

长达42年的婚姻里，李月娥仍清楚记得，丈夫一家曾经倾尽所有给她治病的场景。

那是1980年的春天，因身体不适，李月娥难得没有早起做饭。起初，凌德忠没有在意，一大早就出门干活。谁想，晚上回家，竟发现妻子还躺在床上，一摸李月娥的额头，吓得他赶紧带她去了医院。

次日，检查结果出来，因长期劳作加之夜里受凉，李月娥患上了重症肺炎。

李月娥说，那时候，公公婆婆身体都不太好，每个月都要吃药，但老人仍坚持掏出家里所有积蓄为她看病，甚至，为了凑齐她的住院费，公公婆婆还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一件“奢侈品”——缝纫机。在她住院的一个多月里，丈夫凌德忠更是寸步不离地在旁照顾。

“人要感恩，更何况是夫妻。他现在得了重病，我更不能放弃他。”采访中，李月娥找出了皱巴褪色的结婚证，照片上的凌德忠面容清秀。但因饱受尿毒症折磨，如今脸色苍白的他比妻子看起来还大不少。

“你根本想象不到他发病时有多难受。”李月娥说，丈夫有时会在深夜犯病，那种“咬着牙却喊不出声”的疼痛让她看得很揪心。

李月娥带着丈夫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医院做透析，路上害怕虚弱的丈夫掉下车，她就用绳子将自己和丈夫绑在一起。到了医院后，值班医生说晚上不加班，“当时都不知道求了多少回，就差跪在地上磕头了”。

经历这惊险一夜后，李月娥觉得，丈夫换肾的希望，不能耗在无尽的等待中。

2006年12月，李月娥趁丈夫去县城做透析的间隙，悄悄去医院测验了自己的血型。结果很快出来了——O型血。李月娥很高兴，“至少，我有了给

他换肾的可能”。一旁的其他病人家属连连夸她“有情有义”其间还举起了反面例子。“说是与我们相邻的一个村，有个家的情况跟我一模一样，也是老公得了尿毒症，但妻子却带着孩子跑了再也没回来，她丈夫没几个月就死了。后来，夫家人才知道，妻子一直躲在娘家，丈夫去世不到一星期，她就改嫁了。”

“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出来，都说少来夫妻老来伴，他要是走了，我一个人活着也没意思。”李月娥说。

2007年3月，李月娥再次瞒着丈夫，到湘雅二医院做肾脏配型，结果，移植的6个点位只对上3个。用她的话来说，移植的条件只能算“及格”，风险更是不低。

“医生形象地说，我的两个肾就像是扣在门上的两把锁，摘掉一个肾就少一把锁，但就算只有一把锁也能把门扣上，就怕我这把锁给了丈夫，还是扣不上门。”而且，凌德忠得知李月娥捐肾的想法，也是极力反对。“我就怕钱花了，她伤了，自己还是活不长久。”他解释。

李月娥急了，忙找医生跟丈夫做工作。最后，在医生再三保证“捐掉一个肾脏，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”后，凌德忠才同意做手术。

2007年4月19日，凌德忠、李月娥夫妇一同被送进了手术室，手术台上，凌德忠隔着帘布唤起了妻子的名字。

在陷入黑暗的前一刻，李月娥轻轻说了一句话，“我们都会好的”。



丈夫换肾后，生活的重担依然压在李月娥身上。

“因为有她，我多活一天就是赚”

这场手术，让李月娥的左肾在丈夫身体中“安了家”，凌德忠一天天好起来。只是，病情好转的代价，却也压得全家人喘不过气来。

夜深人静时，李月娥总会想起自己手术后，曾同住病房里的患者家属的那声叹息。“手术还能凑钱做，移植来的肾却养不起。”

李月娥提到的患者家属是长沙人，有车有房，但丈夫换肾几年后，全家硬是被一瓶瓶药丸给拖垮。“他们买的是进口药，一天光吃药就要两三百元，但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，掏空积蓄后，为了凑药钱，夫妻俩把车子卖了，自己住的房子也租给了别人，现在跟儿子一起住。”

凌德忠吃的药没别人那么好，但每天的药钱也要150元。一天天、一月月、一年年，宛如

无底洞，让他动了停药的念头。

李月娥没有答应，不管务农还是开店做生意，她的眼睛始终追随丈夫的身影，无时无刻不在“监督”吃药；长大成人的4个子女也不同意，400元，600元，1000元……无论他们住在哪里，生活得怎样，每月总会力所能及地为父亲汇款。

可剧烈的变故总是来得突然又迅猛。

2016年，李月娥被查出患上了帕金森症。2018年，凌德忠的双肾再次恶化，病变为肾衰竭，他不得不重新接受透析治疗。

谈及过去4年治病的种种，凌德忠有些无言，只用家乡话低声说了一句话。一旁的李月娥翻译说：“有些事情让人碰到了，是没有办法的。”

凌德忠张嘴笑着说，自己的

身体以后会怎样，他不会想太多。“人总是有走的那一天，如果没有她捐肾给我，我可能早就不在了，现在能多活一天都是赚的。”

晌午时分，暖冬的太阳已然升起，李月娥取出两把板凳，和丈夫坐下晒着太阳。此时，穿透层层山雾的阳光渐渐将两人的脸庞照亮，地面上，夫妻俩被拉长的影子一点点地越贴越近。



扫一扫，看夫妻如何演绎“最美婚姻”